

并不是想象的完美

◎ 陈丹苗 著

并不是想象的完美

陈丹苗

秋之韵文丛

作家出版社

主编：杨羽仪

并不是想象的完美

陈丹苗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并不是想象的完美/陈丹苗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2

(秋之韵文丛/杨羽仪主编)

ISBN 7-5063-3591-3

I. 并…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335 号

并不是想象的完美

作者:陈丹苗

责任编辑:周 坤

装帧设计:欧阳凯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75 千

印张:7

插页:3

版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591-3

总定价:120.00 元(全五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天性讲饮讲食的广海人，红白大事生意往来谈情说爱都喜欢拿到饭桌酒席上解决。

本命年，都说是好起来特别地好，而背起来也特别地背，所以，不管活了多少个轮回的人，都特别在意自己的本命年。平民百姓谁都希望邪不压正，先别说碰上个时来运转鸿运当头，起码图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新世纪的第二个年头，就是袁放和古云兄这一对老友记的本命年了。这一对属马的人，早在除夕之夜拜年时便互相提了个醒：今年可要小心地好好过。

天性讲饮讲食的广海人，红白大事生意往来谈情说爱都喜欢拿到饭桌酒席上解决。这么一来，吃，便成了广海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从一个多月前，袁放就开始替古云兄筹划他3月23日那一天的本命年生日饭宴。往年生日的这一餐，古云兄都不会少的，可今年就大大的不同了。

人生能有几个本命年呢？古云兄早在去年的生日酒席上，借着几分酒意对着从小玩大的、有着四十年交情的老同学袁放夸下海口说：“明年的今天，我们要把这一餐搬到红天鹅去吃。”

人一旦沾上了点酒气，胆色自然倍增不说，连平常不敢想的不敢说的都敢去做了，何况古云兄还是一名刑警出身的老公安，说话的口气当然少不得义薄云天般的豪气和江湖道上的义气。他的话一出口，马上便引来同桌吃客的一阵欢呼雀跃，同志们似乎一下子又有了新一轮饭桌相会的期盼了。

惟有袁放心里明白得很，那天他虽然没少喝，但酒醉人不醉，“就凭着我和云兄几十年的交情，再加上两年前自己遭遇了一场生死劫，当时全靠云兄一天24小时地对他全天候守护，自己才得以度过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明年云兄的生日会，别管他看中哪里，都算我的了。”

在古云兄身边，永远都不会缺少酒肉朋友，也就是说，无论何时地，无论吃什么，古云兄都不会是单独一个人在饭桌上埋头苦干的。用他的理论来说是，一个人吃饭是吃饱，多个人一起吃是吃味道，何况还有广海人最强调的进食原则“辛苦干来自在吃”，所以，古云兄对吃从不含糊，倒不是说他对饮食的要求有多么的铺张豪华，而是他在进食时喜欢呼朋唤友，喜欢热热闹闹地往胃里边填塞东西，哪怕那一顿是在街边的大排档。

男人之间的交情，一般不像女人跟女人那样外露或过冷过热，它悠长经得起岁月的打磨，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显得深沉，它有时候深沉得让人分不清什么是情什么是义。袁放与古云兄这一对难兄难弟的几十年友情，也正是在每一次的饮早茶、吃夜宵、对酒当歌中沉积下来的。

为了让老友过好这人生第四个本命年那特殊的一天，袁放一吃完了正月十五的元宵汤圆后，马上就暗自筹划起一个多月后的那一个不同寻常的饭局。

身为广海市天南区饮食协会会长的袁放，他的社会头衔可不少，除去饮食协会会长外，他还是中国饮食协会的理事，广海市工商联会的秘书长，广海市天南区工商联副主席，中共天南街非

公经济组织党委书记，广海市三阳饮食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说还有的，不过都不值得写在名片上了。这六个称谓虽然谈不上有多么的咄咄逼人，但也足可以让人对他在天南区饮食界和商界的地位掂量出几分重量来。

也不知道是这一系列的社会角色所致，还是因为他那高高长长身材的原因，反正自从改革开放后兴起穿西装以来，袁放似乎就很少再穿上别的什么款式的衣服了。他也不嫌老是穿西服套装太单调了，反而说，“穿西装最省事，不用想如何搭配，一件白衬衫打底，穿上就可以出门了。”

20多年来，袁放的这一身穿着不知道惹红了多少同龄男人的眼，也不知道挑动了多少少妇和老女人的心思。说白了，袁放看上去并不是那种五官英俊，体魄健硕，让人一看就记得住的男人。他长着一张清瘦的脸和一身修长的体形，难得的是几十年的商海折腾，其身材并没像许多中年男人那样“走样”，倒是人到中年后的些许发福，使体形一改年轻时那般“轻飘”，多了些重量和成熟感。

没办法，男人只要有一米七五以上的高度，再加上腰包上有点小钱，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修养，自然玉树临风，风度翩翩。

每年三月间，各种机构都进入最为实质的工作，大至全国性的党政人大会议，小至一间民营公司或个体户的全年计划，都与这人间三月天分不开。袁放自然比一般人有更多各种各样的应酬和大大小小的例会。通常在三月，他要组织一次天南街属下500多间民营企业 and 个体经营户共2000多名党员的年会，要分别举办饮食行业和自己旗下几间饮食店的客户春茗联谊会，而今年还要由他牵头组织广海香港澳门三地饮食协会高层的互访互动活动，这可是市工商联的旨意，万万不能把它办砸了。但是，从朋友的情份上来讲，这个三月在袁放的心中，古云兄的生日绝对是放在了第一位。

南方的早春，湿润而又温和，细细绵绵的春雨停停洒洒，街道湿漉漉的，到处都是阴阴的，带着些许未走远的寒气，天色灰蒙蒙的，已经有好几天不见天晴了，渴望阳光的人们开始抱怨春天给他们带来的不方便和郁闷的情绪。可是，他们恰恰忘记了生活在南方这个季节里的种种惬意。

大街上，抬头看去满眼都是翠绿欲滴刚刚发芽的绿叶，高大的红棉树上绽放着一朵朵大红的木棉花，恣态肆意横空傲放，一如钟爱它的广海人回赠给它的名字“英雄花”，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平添了不少阳刚气息。那些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脱下了雍肿的冬装，换上了轻松贴身的春装，特别是那些爱漂亮的女人们，早早就穿上了颜色鲜艳的各式薄薄的毛衣配上过膝的裙子或者是浅色的西服套装……这些都是这个季节里北方人所缺少的春天的滋润。

红色的木棉花，青青的枝头叶，走动的红男绿女，使每一个处身此情此景的人都不致于再无动于衷，春天充满着无限的生命力，让人斗胆平生了不少一年大计和不安份的想法。

本地时尚杂志《俏佳人》的摄影记者末末，也在这个春天里为自己订下了一个并不遥远的目标——明年开春举办一个迷你个人艺术摄影展。为了完成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计划，她决定应约出席古云兄的生日饭局，因为她知道，只要是古云兄的事，袁放就一定也在场。如果在以前，末末对这类聚会大多都不感兴趣，实在推不掉的就去坐一坐便称有事提早离场。

在末末心中，这些做生意的商家，还是些个体户的，既没品位又没档次，没什么共同语言，撑死了不过是多几个钱罢了，本小姐不在乎，末末赔不起的是她有限而又宝贵的时间。

在古云兄的朋友当中，末末最深印象的是袁放。两年前她曾经为《俏佳人》的“男人打扮”专题，特意到袁放公司想为他拍

几张工作照，遭到了袁放婉言谢绝，“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拍的呢”。一向清高的末末碰了个软钉子，悻悻然地道别，至今还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半个月前，末末就收到古云兄的电话，在电话那头古云兄用爽朗的声音说：“喂，末末呀，你那边怎么这样吵？又在外边干活吗？哎，你还记不记得3月23日晚聚会的？是我的牛一呀，48岁大寿了，你一定要到，要不我就不认你这个朋友了。”

“3月23日晚是星期几？”末末与人约会，除了讲定几月几日以外，还要搞清楚是星期几，因为她每周三和周五还要去上英语课。

古云兄说：“星期几？我都不记得了，反正无论如何你都要安排时间来，咱们现在一年可就是见这一两次面的了。”

“好吧，你差不多时候再跟我联系吧。我现在这里闹得很，听不太清楚。”末末有点不耐烦地盖上了手机。当时，她可没想那么多，只当作是古云兄又一次例牌的生日饭局。可随着她举办迷你个人艺术摄影展的念头越来越迫切，末末开始挖空心思地在自己的社交圈中，尽可能地寻找到能够为她出资办影展的人选。古云兄的邀请，使末末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个夜晚，酒气飘忽间那一张张有钱人的脸。

袁放刚刚与香港饮食业协会的秘书长冯先生通了电话，他以一个香港人和澳门人都很容易接受的理由，使本来要在3月22日起行的穗港澳三地商会联谊互动活动，推迟到了3月28日。袁放的理由是，这个联谊活动要就不搞，要弄就要办得似模似样的，也不在乎拖后几天了。再说吧，都是做生意的，挑一个意头吉祥的日子做事，意味着一年到头顺顺利利。这一席中听的话，句句在情在理，把冯先生说得心服口服。

接着袁放把电话打到了红天鹅餐饮部，一打听原来3月23日晚上的自助餐厅，早在一个多月前已经给一家外企预订了，说

是用来招呼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要客户。

袁放这可犯难了。如果这是他自己公司的事，他立马就可以拍板该换哪里就换哪里。如今，替云兄办事他就不敢擅自将说好了的红天鹅换成别的五星级酒店，倒不是因为怕古云兄责怪，而是袁放心知肚明，古云兄之所以把自己的生日大餐选在了红天鹅，其实是他同居了五年的女友阿兰的意思。

这个阿兰在袁放落难时，曾仗义地留袁放在家中过夜。为此堂堂七尺男儿的袁放，为这个女人的举动末齿难忘。当时，袁放睡在古云兄家中狭窄的客厅里，有多少个难眠之夜，他辗转反侧地对自己说：“只要我袁放能大步迈过这个坎，有好转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好好报答阿兰。”

袁放说真的不愿意让阿兰失望，他觉得，如果连定个吃饭的地方这个小要求都没能满足阿兰的心意，他真是愧为出来混了几十年的大男人了。他再次与红天鹅餐饮部的经理沟通，得到的是得体而有礼貌的答复：“既然有客人已提早落订，酒店原则上是保证落订客人的利益，如果你一定志在必得的话，我们可以帮助出面向对方说明情况，让对方另选地点。得到对方同意后，你要在每位消费者原有 188 元的基础上，再多付出 30% 的费用，作为给对方的补偿。”

“好，只要有办法变通就行了，钱，不是问题。”袁放总算松了一口气。

红天鹅有着落了，意味着老友古云兄的生日大餐已经成功了一半。剩下来的事情，应该是怎样帮古云兄将心里想见平时却很难见到的女人罗妙娟请到。

罗妙娟身上永远都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她已经在天南区第一人民医院干了 20 多年了，从药房捡药到跟班的小护士再到如今是内科的护士长，那消毒水的味道伴随着她这一行当的职业，早已经潜入了罗妙娟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了。

在读初中的时候，罗妙娟和别的女同学在一起总有些出众，她刚刚发育的身材，腰身细细的，屁股圆圆的，上身短，下身长，走起路来像在舞台上，一摇一摆的，看上去有点美。她的脸形算得上好看那一类，尤其笑起来，尖尖的下颏儿非常俊俏。她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人又听话，很讨老师的喜欢。因为她的作文写得好，她深得语文课那位年青男老师的疼爱，差不多她每一次的作文都由那男老师拿到班上念给全班同学听，要不就被选上学校门口两边的墙报栏，同学们都很羡慕罗妙娟。

仗着跟罗妙娟是左邻右舍，古云兄和袁放经常一碰到要交作文功课时，就不约而同地去缠住罗妙娟，求她帮忙写上一篇，哪怕是文章中的一段都可以。也不知道罗妙娟哪来那么多好听的文句，加上她心底善良，经不起古云兄和袁放的死缠烂打，通常都为他们各自写上一两段。也就是那一两段的文字，往往使古云兄和袁放的作文摆脱了不及格的分数。可能天底下读书的男生都特别害怕写作文，所以，班上其他的男生知道了古云兄和袁放作文分数高的来历后，有的羡慕，有的眼红，有的妒忌。

有一次作文比赛，罗妙娟替袁放选了一个好的题目，并在原稿上帮袁放改了一改，袁放的作文获得了他自己作文史上史无前例的奖项——入围奖。从那一件事开始，袁放和古云兄与罗妙娟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据说，前几年，古云兄的妻子病逝后，他曾一度对罗妙娟有意思，还从香港买回来一对进口的情侣手表，悄悄地把那只女装手表送给罗妙娟，罗妙娟并没有领情。古云兄为此狠狠地喝了一夜闷酒，被人送进医院打点滴。那只进口手表后来戴在阿兰白皙的手腕上，与古云兄自己手上的一配，倒也是很登对的，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名牌的东西，但毕竟别人做工精致考究，阿兰也添上了几分秀气。

袁放靠在了办公室的大班椅上，深深地吐出了一团烟圈。他

伸了伸懒腰，想起了一个早上还没喝过一口茶，“唉，要是林小姐还在的话，他喜欢的菊普茶早就该端上来了。可现在……”袁放无可奈何地自己拿起了杯子去泡茶了。

年青时，袁放很少对身边的女人动过什么心思，不是他不喜欢女人，而是不愿意像他的许多朋友那样，一旦身边有了个红颜知己一类的女人以后，就无端端地多了一点累，也多了一份说不清摆不掉的责任或者承诺，女人在他心中是好东西，可惜就太烦人。

年轻时的袁放自信自己有足够的定力不让女人给迷住。可惜，他袁放也不外是凡夫俗子，自古英雄都难过美人关，何况是物欲横流的经济年代。六年前，已经不再年轻的袁放，却在不知不觉中与伴随他近10年的秘书林小姐好上了。当时，他和林小姐是怎样好上的，为什么好上，这几年袁放想来想去，都想不清楚。他老是觉得，自己跟林小姐好像是旁人说着笑着变成真的。想到了马上有各路人马参加的云兄生日，身边却没有了林小姐，若有所失的惆怅和无奈涌上了心头，一时很不是滋味。

不得不承认，人懂得了比较，就有了思考，也为自己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痛苦。袁放和古云兄从懂事以来，就一直没有彼此疏远过。他们同一个小巷长大，同一个班级念完小学、中学和高中，同是乒乓球的校队队员，初中时同时喜欢上罗妙娟。那时候无论是古云兄还是袁放对女性的感觉还谈不上爱，就是喜欢，喜欢和罗妙娟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做功课，一起说班上的事情。

小时候，身体清瘦的袁放不时会被高年级或同班的男生欺负，古云兄总会在关键时刻拿出当大哥的本色来，只要他一摆出才刚刚学会的几下散打武功架势，就把对方吓得不敢还手。他们的住处相差不到几个门牌之间的距离，所以，无论是上学还是放

学都喜欢结伴而去。其实论实际年龄，古云兄只比袁放长七八个月，但是在古家，古云兄排行第一，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那一副大哥的责任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而袁放刚刚相反，他在家是最小的，他前面是两个姐姐，“拉仔”自然是宝贝得不得了，所有家里的大人平日都对他疼爱有加。

高中毕业，刚好警校到学校招人，自少便喜欢打打杀杀的古云兄就报名到了警校，而一向斯斯文文的袁放，便入了一间酒楼当学徒。20多年一晃就过去了，袁放和古云兄两个男人从少年青年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中年，期间各自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忙忙碌碌，从来都没有好好地静静地回过来看看自己和看看对方。可是，这一回不同了，当古云兄到市局行政科报到的第一天后，他好像突然间才发现，自己老了。

这段日子他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

这些年来，公安局这一个很特殊的单位也向社会的其它行当一样，天天喊着要加大队伍结构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力度。为此，古云兄心里别提有多痛苦，他不单止苦熬了10几年的科级升副处无望，还被调到了管后勤的行政科，美其名曰协助老科长工作，实质上是被放到了二线岗位上了，那份工资本身就是3000多元，现在到了后勤部门，连屈指可数的灰色收入都彻底没辙了。还有他的儿子，刚刚从计算机中专学校毕业出来，连份像样的工作还没找到。

而恰恰相反，这几年袁放的运气不俗，一派蒸蒸日上的势头。先是他自己花了300万元买断并转制后的德心酒楼，人气越来越旺，有了很大起色。再就是他的仕途颇为得意，各种各样的社会头衔印满了名片，可谓名利双收，车子从本田换成了奔驰，走在大街上别提有多神气，他身上的名牌西服也越来越穿出了某种派头和气度。

又是一个周末的清晨，袁放和古云兄相约到云山天南第一峰的松涛居喝早茶，这是他们俩多年的保留节目。

一阵洗茶叶烫杯子闻茶杯烧开水的开场白后，一轮煮沸的白云山泡开了新鲜的春茶，那味道清香缭绕四周，徐徐入口香甜嫩滑，两个大男人相视无言，仿佛谁也不原意出声打破那山间的宁静和干扰了自成一体的茶道。

片刻，几杯温暖的龙井茶落肚以后，古云兄弹了弹指间的香烟，首先打破了沉默道：“看来我是落伍了，早晚要被这个社会淘汰的。袁放，还是你的路好走啊。”

袁放瞅了瞅身边的老同学不言，心在想，云兄今天是干嘛呢？上个月才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儿子总算毕业了，自己作父亲的也该休息休息了。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

古云兄又道：“我现在才明白有的人这样说，在体制内干，年龄越大越没保障，在体制外干，年龄越大越值钱，你看看现在的我和你，不就是两个很好的样板吗？”

袁放道：“云兄，什么见过你会这样多愁善感的，为何有这么多的感慨啊，你的日子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你看马上又要到红天鹅吃大餐了，到时候喝上两杯一醉解千愁？”

“喝，喝……你以为真的能解千愁吗？”古云兄的怨气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他差点就脱口而出地对袁放说：“你如今是好吃好穿的，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但是，他终于憋住了，把那一截要说的话给咽了回去。他其实也知道，袁放能够有今天，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不单止陪上了青春和钱财，差点连性命都给搭进去了。

看来，古云兄今天的心情着实不妙，袁放只好以少说为佳。他们默默地煮水泡茶品茶，各怀着心事。都说男人是耐得住寂寞的，古云兄和袁放相互无言地相处了20多分钟，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欣赏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情景。

时间快到晌午了，天色慢慢地转晴，厚厚的云层艰难地移开，一缕稀薄的阳光透过了层层云团，洒在了山间和树丛上。松涛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了许多喝茶的人了，阳光和人气自然地打破了古云兄和袁放的沉默。袁放为古云兄点上了一支烟，慢慢悠悠又小心地说：“云兄，人生在世难免有不开心的事，大丈夫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

“话是这样说，但做起来就不是一回事了。”古云兄闷声闷气地回应道。

“好了，云兄，不管是说还是做的，咱们是时候想想肚子的问题了。你看都11点多了，咱们是不是点一份清蒸山水豆腐，来一个例牌炒牛河粉，再上一瓶啤酒，就算是把午餐给解决了，行吗？”袁放提议说。

“好，你看着办吧。”

趁着上菜的空档，袁放把3月23日订餐的情况告诉给古云兄。他说：“3月23日晚，你要的红天鹅自助餐厅，我给你订下了30个位子，看看这个数够不够请你的那些生前好友。”袁放绝口不提因为要挤走别人，每位多付了30%补偿费的事情。自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时，他为古云兄吃饭埋单的事就没少干过。他们双方对此都近乎约定俗成了，也默契了。

古云兄马上说：“谢谢，够了够了，还有一个月时间，你这么快就搞掂了，我还想过几天自己去一趟了，还是你老兄够朋友，这叫我该怎样谢你了。”

“别，别，只要那天晚上你老人家高兴，你要见的人都到齐，我就开心。”

“是啊，说到了那天晚上的客人，我又头痛了。俗话说，摆酒容易请酒难，说的就是有些人是很难请得动的。”

“谁不知道你最想见的是罗妙娟，还有那一个叫什么末末的记者。我告诉你吧，前几天罗妙娟已经给我电话，说到时候见，

她还说，人生能有几个本命年，是应该高兴高兴。”

“罗妙娟能来，那真是太好了。每年我生日都请她，她总是说医院轮到值班，不能来。这回她来，我们又可以三人行，嘿嘿。”古云兄朗朗地笑出声了，这时他一个早上都紧锁着的眉头总算不见了。他举起盛满啤酒的杯子对袁放说：“来来来，为人生难得的又一个马年生日干杯！”

“干，干！”

“我说袁放，还是你面子大呀，你看人家罗妙娟就听你的，你一叫她就来。”古云兄一边抹着嘴角上的啤酒，一边酸溜溜地说。

“都这把年纪，还吃那些干醋干嘛。人家能来还不是冲着你的生日。”

“哈，哈，我们都有面子，都有面子。”

还是那神奇的酒意，多少赶走了古云兄心中的郁闷，使他又找回了一个男人的自信。

第二章

女人嘛，不管是妙龄少女还是徐娘半老，都是喜欢听到男人恭维自己的话。

在小巷口的发廊里，音乐不断地播放着陈慧琳的快歌《花花宇宙》，躺在那里洗头的人也不嫌热闹，一位中年模样的阿姨在闭目养神，一位 20 多岁的女青年与洗头妹交谈甚欢，看来是常客，其声音比音响传出来的声音还要大，靠在最里面的男人则不作声，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这类发廊在广海街头尤其是老城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也不失人气，帮衬的老顾客大多是一般的市民和工薪一族，他们一则经济能力有限，不会去那种豪华的星级发廊，二来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又要师傅的手势好，又要环境优雅和安静，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洗剪吹，把一个本来难以见人的毛发收拾得一丝不苟，还用时兴的摩士将额前的头发拿捏得湿润且有型。

到这种收费便宜的地方洗头，绝对是没办法跟那种高级发廊的环境和手势相提并论的，什么叫物有所值，在广海这种商业发达的城市里，无处不显示出金钱的魅力。古云兄对自己腰包的斤两十分清楚，他从来都是到自家门口的这一间小发廊收拾“头上”的问题。

这发廊虽小，但因为主客之间彼此熟络，古云兄只要一进门，就会听得见洗头妹温柔的问候，还有发廊老板兼师傅殷勤的招呼，他们会把古云兄伺候得舒舒服服，保证他的发型吹得服服帖帖而又有形。即使今天晚上古云兄要去的是红天鹅五星级酒店，要见的人里面不仅有他现在的女人，从前的女人，暗恋过的女人，还有对他痴情的女人。反正，他已经想好了，先把头吹好，回家洗一个澡，刮一刮胡须，换上一身他平时很少穿的黑色西服，再配上阿兰昨晚熨好的白色衬衣，可以了，就这一身行头对付自己的生日晚宴。古云兄心想，就凭那份工资，我怎能跟袁放整天穿名牌相比呢？

自从昨天晚上再与袁放通过电话后，古云兄从心里面对他的这位几十年老友充满感激之情。

电话那头，袁放语调平和地向他讲述着如何挤走了别人，保证在3月23日那一个晚上，让古云兄的生日晚宴地点能够一偿心愿，又是如何请到了他少年时代暗暗喜欢过的罗妙娟，还有那位生性清高的杂志社记者末末。

其实末末那天打电话对袁放说：“如果你不去，我也不会去的”，还是袁放的一句“我一定去”，让末末敲定了她一定会去的计划。

那可是因为袁放的原因，末末才答应去古云兄的生日约会的。可这一层意思，袁放是绝对不能对古云兄说的，这无疑会深深地刺伤了古云兄的自尊心。

通话结束前，袁放还重重地说了一句：“云兄，明天晚上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只管尽情地玩吧，只要大家都开心，什么都好说。”

听话听音，与袁放一道几十年的古云兄，自然很明白袁放这番话的意思，那就是，他生日晚宴的那张单是由袁放他老兄帮忙付了。“劳你如此费心，叫我如何过意得去呢？”